



他做医学生：一寸光阴不可轻



张镜如

著名生理学家张镜如 1984 年 6 月至 1988 年 9 月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、上海医科大学校长。自 1947 年考入上海医学院后，他就与上医的命运连在一起，一直为上医做贡献。

在上医读书的第一年，他学习公民、国文、数学、化学、物理、生物等基础学科。二、三年级，他学习解剖学、胚胎学、组织学、细菌学、生理学、药理学等专业基础课。

当时没有统一教材，大多数老师是留美留英归国，上课主要依据自编英文讲义，或者是国外的教材书籍，所以十分重视英语教学，除了英语专业课，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基础课程都是用英语或双语教学。和许多同学一样，张镜如也感到十分吃力。他每次听课时都仔仔细细地做听课笔记，课后再参阅英文原版教材，不断地补齐英语短板，还要掌握其中的医学知识，这样的学习强度和难度比起高中时代要困难很多。学校实行严格的淘汰制，成绩稍不留意就会面临被退学的危机。无数个深夜，张镜如坐在蜡灯下“开夜车”。教材看得累了，伸个懒腰，在书架上随手拿出一本书，读一读以前觉得晦涩难懂的古诗词。他时常在笔

诗苑卿云

十六字令三首

冬，百媚千花暮转空。
心满起，踱步晚阳红。

冬，野径寻梅必有踪。
寒风起，香雾漫苍穹。

冬，气定神闲坐似钟。
炉台暖，静悟饮禅浓。
(朱永超 2019 年国学班)

记结尾处写下韩愈《进学解》中的诗句：“业精于勤荒于嬉，行成于思毁于随”，勉励自己学医要有吃苦的精神。

英文授课在大三期间出现变化，学校领导提出在课堂和病房授课要用汉语。同学们提出要中文讲义，但是老师们几乎没有一本中文的医学教科书。于是所有人抱着一本《高氏医学辞汇》对照着中英文大规模翻译，这些讲义后来也就成为新中国医学教育的经典教材。

每门基础课除了课堂讲解，还设有实习课，二者都占一定的学分比重。所谓实习课，就是老师带领学生在各科实习室进行实验。张镜如认真对待实验，遇到困难会积极地向老师们请教，这为他后来承担课堂实验示教任务，以及留校后带学生做实验打下了基础。前期基础打好后，到了四、五年级，张镜如开始学习具体医学科目，有内科学、外科学、整形外科学、精神病学、眼科学、生理病理学、小儿科学、妇产科学、实验外科、眼耳鼻喉科、泌尿学、神经病学、治疗学、放射学等。在五年级时，张镜如还参加了两次学校组织的轮转实习，分别是在华山医学大内科，和中山医院大外科，这两次实习的成绩是 83.5 分。

1951 年，根据上级指示精神，上医开始有计划地组织高级医师及三年级以上学生，赴疫区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。年底，张镜如完成了在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（今华山医院）大内科轮转实习。接到学校指令，他担任小组长，带领 6 个组员跟随部队赶赴受灾严重的青浦开展血吸虫病治疗工作。他曾回忆，“这一段在农村的实习经历，亲眼目睹上医师生在‘为人民服务’的教诲下献身血防，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，至今难忘。但愿这种精神传承永久。”从此确立要做生理学研究的想法，确立了未来自己要走的路。当时学校正在积极筹备创办全国高级师资培训班，于是报考高师班就成为张镜如的目标，第二年，他成为第二届生理学高师班的学生。

在这段培训期间，张镜如学习了较多基本技能，包括在喷灯上学吹玻璃烧制简单实验器械、学制赛璐珞记录笔尖、绑扎玛利氏气鼓，以及慢性动物实验手术等，大大提升了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在生理高师班的这一年里，经过锤炼，张镜如迅速成长。1953 年 8 月，他结束在生理高师班的学习，被分配到所熟悉的上医生理学教研室当助教，一边带学生实验，一边在徐丰彦教授的指导下继续学习。正是在这一阶段，张镜如开始攀登生理学这座大厦。

慕 梁 何宜娟(校档案馆)

光影书画



冬日校园

追随着阳光的踪迹
走过光华楼，经过林荫道
发觉校园里的冬日从不冷冽、萧瑟
相反 它有别样的温柔与生机
辽阔高远的蓝天为幕
仿佛能触摸建筑的脉络 历史的纹理

文 刘翔含 摄影 廖恒

故事绽放在雪域高原

在夏季的尾声，我们远赴千里，来到玉树市第三民族中学，来到已渐显秋意的高原深处。在高原的群峰峻岭间，在漫天的皑皑白雪中，在疏朗的清空润月下，那些属于我们的故事自然而然地生发。

当看到孩子们因我们口中前所未闻的精彩眼中顿时熠熠生辉，我们满腔都是要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彩色世界的热血。

深夜备课时，看着窗外如大

海一般涌动的夜色，我们总会思绪万千。在这片深沉汹涌的星海之中，星星们尽着自己的力量，把点点滴滴的微光凝成淡淡亮斑，投射向苍茫大地。每一点“星光”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发现。“星辰大海”，也是我们的征途——如果通过短短一年的支教和陪伴，能够让孩子们尽可能多地理解和掌握书本上的知识，并且让他们明白努力和上进的意义；若能将他们朦胧暗淡的视

野擦亮，将他们感知外部世界的厚障壁凿开一角，已是不虚此行。

我们合力劈开虚空的屏障，山外零碎的曦光落到孩子们身上，这是如此动人心弦。看着他们欢欣的笑颜，又会想起故乡南方同样如此热烈的温暖。

在玉树清朗的天空下，我们从夏末步入深冬。群峰巍巍，雪落风吹去，岁月便将翻了新篇。

第 25 届研支团青海点

水墨创作是对自由的追寻

古人云：“文以达吾心，画以适吾意。”绘画创作与哲学思考一向有着深厚的联系。

一九八七年，当我第一次到中国旅行时，我买了一幅书法作品，上面是《孙子兵法》战略的四个字：“风林火山”。一九九〇年，我开始学书法。三年之后，我的兴趣拓展到中国现代水墨画的领域。

从这一刻起，我的心中似乎响起某个声音，告诉自己“我将成为书法家。”这个想法打乱我原有的逻辑。在那个年代，我正历经一段内心的转化，让我做出人生中重大的决定，中国艺术的表达形式引发我内心丰沛的情感，正伴随了这个转化的过程。

在我的生命与作画经验中，我无意独白，而是希望和路途上相遇的友人继续对话，同时陪伴友人继续追寻。

打从童年起，我的视力就很差。对于极度近距离的东西，我没有视力的问题，所以我嗜书如狂。但墨水对我来说，一度是令人敬而远之的东西，只要一靠近，就会弄得全身黑，四处墨。几十年后，三十岁左右，第一次有机会写书法，我感到快乐无比。我终于可以在纸上尽情挥洒，而且乱墨也有可能变得很美。中国的书画世界里，墨随笔运，留下的就是水墨的痕迹，没有脏不脏的问题，画的美丑端看个人心手的节奏。在早期畏惧墨水的心理下，其实

墨对我还是有一股无言的魅力。在我十二、三岁时，我记得看过一幅雨果(Victor Hugo)的素描，奇山上耸立着阴暗的德国城堡，令我深为着迷。

心灵的自由是一条无止尽的道路，我在水墨与书法中的发现，只是这条路途中的一站，但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一站。怎样才是一个自由的人？自由的人不容易被描绘，不容易被定型。不定的特性或许是自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自由的人不需要说太多话，不一定用嘴说。透过众多的表达语言，他全心去表达想法。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他感受到生命中最深刻的点滴，这些生命的印痕有时轻淡飘忽，有时沉重强烈。自由的心表达出来的语言，就像书法作品，可以见到缓重轻急的对比。言的墨不在乎丑，它是内心世界直觉的印记，正如老子《道德经》第八十一章所说的：“信言不美”。

自由的人是个活着的人。他痛苦，他激动，他渴求，他快乐。外在环境的人来人往、一事一物、一石一木在他的心中留下印记，但他有取舍，有愤慨，有赞赏，而不失衡。生命的律动在他心中日益蓬勃，直到四海为家，直到他的心与穷人、富人同在一起，直到他的心与本国人、外国人同在一起，直到他的心与万物合为一体。内心的宽广容纳天地万物。自由的心不会分裂，感

受天地万物的同时，自然地走向整合的境界。

艺术旅程对我来说，就是一种心灵体验，让我找回内心道路中的某些事物。中国绘画理论中所谓“一笔画”，就是表达了一心的自由。一笔画就是透过外在形形色色的万象，用心的眼光观照而成的艺术风格。

艺术创作如同自由的心一般是具有感染力的，它邀请观画者品尝创作者的自由。艺术创作是自由眼光的表达，表达了一段永无止息的过渡：从受困到解脱，不断重新开始、不断深化的过程。艺术家不自由，他因转化得到自由。艺术家时时刻刻憧憬着自由，他透过一件件创作，将自我解放的道路越走越远。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件创作都是必要的，因为每件作品都说明自由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，自由是一个过渡。艺术家的每件创作都是对观画者的一个呼唤，一旦艺术创作唤醒观画者内心自由的律动，是否回应这股律动将是观画者的决定。

我从来不用担心我的创作是东方的、还是西方的，我选择对我最美好的部分，凭着直觉，心随意动。我创造，所以我新生。

魏明德(Benoit Vermader)
哲学学院教授

副刊投稿邮箱：
Fudan_media@fudan.
edu.cn